

# 乌·白辛文集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乌·白辛文集

(上)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白辛文集/特·赛音巴雅尔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108-072-9

I. 乌… II. 特… III. ①乌·白辛—文集②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IV. 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104 号

## 乌·白辛文集

---

编 者 特·赛音巴雅尔

责任编辑 邓小飞

封面设计 黄华斌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072-9/J·64

定 价 85.00 元(全二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特·赛音巴雅尔<sup>①</sup>

今年6月26日，我专程去哈尔滨市与已故著名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夫人高蓝同志协商关于如何编辑出版《乌·白辛文集》的一些具体问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冯建福同志得知此事后，设宴热情接待我，他首先举起酒杯动情地说：“今天接待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主任、蒙古族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特·赛音巴雅尔同志，一是为了表示欢迎，二是为了表示感谢。乌·白辛是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著名作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已经39年了。我想，他去世时绝对没有想到39年后的今天，有一位蒙古族同志出来为他编辑出版《文

---

① 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原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主任。

集》而四处奔波。这一点，不仅我们活着的人深受感动，而且已故的乌·白辛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动和欣慰的……”

我不认识乌·白辛，也不是我的同事或朋友，更不是我的亲戚。但是，我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读过他的优美神奇的游记散文，看过他的生动感人的戏剧电影，特别是得知他是赫哲族之后，我对他更加仰慕，觉得一个名作家大作家的诞生，不一定都在人口较多的大民族中，在人口较少的小民族中也会诞生。赫哲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当时只有一千多人，在一个只有一千多人口的小民族中出现了像乌·白辛这样的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真是了不得，值得骄傲，这是赫哲族的骄傲，也是我们55个少数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旗手”江青点了乌·白辛的名字，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是棵大毒草，扬言要打倒乌·白辛，批判《冰山上的来客》。一心为祖国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为党的文学艺术事业努力奋斗的乌·白辛，怎能接受这种莫须有

的罪名，怎能受得了这种诬陷和迫害，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9月22日晚，独自一人到松花江畔的太阳岛上含冤去世了。

我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立即给哈尔滨的朋友打电话，问：“有否此事？”

我的朋友回答说：“有。”但他压低了声音，神秘秘地接着说，“乌·白辛去世的那天，在哈尔滨市无云下起了暴雨，在松花江上无风掀起了大浪，人们议论：老天爷都伤心得掉下了眼泪，大江大河都气愤得翻起了怒涛。”

此后，我还问过许多哈尔滨人“真有此事吗？”

他们听了我的提问，都笑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是否真有此事不太重要，而重要的是这种议论表达了人民的心愿，表达了人民对自己心爱作家的无比敬重、崇拜和神化的心情。”

乌·白辛生于1919年，吉林省吉林市人，他的祖籍是乌苏里江支流毕拉河畔红石砬子村。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他通过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曾写过《南行草》、

《九月之歌》等诗歌表达自己当时的思想；他将苏联小说《吃耳光的人》改编成话剧《后台》，多次演出，引起轰动，后被日本宪兵查封禁演。1945年，他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他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写了歌剧《郭老太太杀鸡》、《好班长》、《送饭》和话剧《四海为家》、《张平之死》、《马玉惨案》、《土地是我们的》。他写的这些歌剧和话剧充分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的火热的战斗生活，表现了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尽情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1951年，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他写歌词、短诗、特写和报告文学外，还写了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文学剧本《为和平而战》，可惜的是刚刚写完，还没有来得及给电影制片厂寄去拍摄，在一次战斗中就被敌机炸得一字无存。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回北京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导工作。他曾多次到新疆、西藏等地深入生活，写了《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历险记》等描写

祖国西部高山峻岭的游记散文；拍摄了《在帕米尔高原》、《勾格尔王》等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和文物古迹的艺术纪录片，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受到国家的奖励。1959年他调到哈尔滨市话剧院，任编剧，创作了话剧《黄继光》、《雷锋》、《印度来的情人》、《赫哲人的婚礼》，歌剧《映山红》、《人民的儿子——焦裕禄》，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20多年来，他积极深入生活，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他以自己的有深刻主题思想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确立了他在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

去年年底，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并商定“中心”正式揭牌仪式时与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和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举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展和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筹备这些工作中，我发现像乌·白辛这样的著名作家，别说出版《选集》、《全集》，就连一本像样的《作品集》都没有，真是遗憾到了极点。所以，我们“中心”研究决定，除了给乌·白辛雕塑像外，还给



他编辑出版一套《文集》，让这位已故著名作家的在天之灵知道，他的读者和人民还没有忘记他，他和他的作品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那么，出版经费怎么办？我想起了我的朋友、现任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史文清同志，便给他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希望得到支持。史文清同志很痛快，他说：“我来哈尔滨工作时间不长，不知道乌·白辛是我们市的作家，现在你们‘中心’给他雕塑像外还编辑出版《文集》，这实际上是为我市做好事。所以，我表示感谢，并答应解决经费问题。”他还说：“你找我市文联主席梁梦阳同志，让他来找我，让他来办这个事。”

由于史文清同志的大力支持，由于梁梦阳同志的积极协调，还由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冯建福和组联处处长孟久成同志的热情关照，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邓小飞同志亲自担任责任编辑，《乌·白辛文集》很顺利地很快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文学界的喜事，也是我们全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界的喜事，是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喜事。此时，我突然想起了本文开头时写的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冯建福同志接待我时举起酒杯说的那些话。对

此，我想说说自己的想法：1982年，我从北京专程到哈尔滨，访问乌·白辛的夫人高蓝同志，写访问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发表在《民族文学》杂志上；1993年和1996年，我把乌·白辛和他的代表作品以单章单节写进我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今年我们‘中心’给乌·白辛雕塑像外，还编辑出版《乌·白辛文集》。这都是为了什么？因为，乌·白辛现在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的人品和作品，始终震撼着我，感动着我。所以，我为了他，为了已故的和仍然活跃在当今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朋友们，为了我国神圣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一点工作，是应该的，就是累点，也是值得的。

那天，我与高蓝同志协商关于如何编辑出版《乌·白辛文集》的一些具体问题，她提出让我给《乌·白辛文集》作序，我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写了这篇短文。

我放下笔，抬头看挂钟时，时针已指早晨6时。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看，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朝霞满天，阳光灿烂。我深

深感到：虽然有过黑夜，但太阳又出来了，这个世界还是非常光明的，是非常美好的。我还想：如果没有那场灾难，如果乌·白辛还在世，他才 85 周岁呀，现在来说，85 周岁不太老呀，以他那高大健壮的身体，以他那充满激情永远乐观奋斗的精神，这 39 年里不知写了多少诗歌、散文、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本……

2005年7月15日晨6时于北京

# 乌·白辛生平传略

高 蓝

1

乌·白辛（1920—1966）是祖国东北地区的赫哲族诗人、作家、剧作家、旅行家。祖籍在乌苏里江支流毕拉河畔红石砬子村。曾祖父乌里定克·苏清阿是向清朝皇府进贡貂皮的佐领。在17世纪中叶，雅克萨大战胜利之后，随满族镶红旗和其他几个氏族一同迁移到吉林省松花江上游西响水河子定居。从他曾祖父吴成惠那代起，简化乌里定克为“吴”姓。

白辛原名吴宇洪，1920年出生在吉林。

白辛自幼生长在大自然的自由天地里，生性粗豪。他常常穿越松林，爬上老北山山顶尖，直立在天地之间呐喊；他喜欢钻进江底，把蛤蜊抠出来堆积在沙滩上凝望；他习惯躺在温都河子的水窝里遐想，浮着水草飘摇，顺手把摸来的鱼虾活生生地吞下；他也曾呆立在红石砬子脚下的火车站旁，憧憬着梦幻般的未来……

白辛说：“我打小就喜欢做个旅行家。在中学读书的时

候，就曾一个人，揣上两个窝窝头，偷偷爬上家乡的八老太太山，到天黑迷了路。滚下山来，摔昏了头，好不容易找回家，还装着没事似的，一声不吭。过两天又登上红石砬子北面最高的山尖。这是我第一次如愿，留下一首诗：

峰头高，树梢摇，  
我的志向是游遍天涯海角；  
生也快乐，  
死也逍遥……

生存在那个被奴役的社会，一个迷茫的孩子，能把生命奉献给什么？”

## 2

白辛从毓文高中毕业后，因其父是笃信佛教的商人，被迫遵从父命，考进奉天（今沈阳市）佛学院。他没读上两个月，就背叛了父亲的夙愿，考入奉天协和剧团，成了话剧演员，并参加了《雷雨》、《决裂》等名著的演出，在奉天和新京（今长春市）两地轰动一时。

1938年，白辛应日伪“满映”株式会社的聘请，在《地平线上》这部电影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劳工的形象。正当他满怀大志返回故里，意欲有所作为的时候，日伪官方查封了影片，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禁止放映，对所有参与者，一律

进行监视。

白辛愕然惊醒，深深地意识到：原来大家不过是一群乞讨的艺人，被敌人作践的奴隶！

他在漆黑的夜里，漫游街头。他想呼叫：祖国，我的母亲，你在哪里？但却只有声声叹息……思前想后，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侵略者的魔爪下逃出去，不当亡国奴！

他回吉林毓文中学弄到“出国证”，1940年的除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寒之夜，悄悄登上列车，直奔北平。

白辛留下一首诗：

松花江啊，  
我的恋人，  
你是镶在古城颈上的一串宝石，  
你是伏在古城脚下的一条苍龙；  
飘着我的歌，  
流着我的梦，  
离开，  
我想念你！  
回来，我又怕看见……

### 3

那时的北平是汉奸汪精卫的天下，一片“和平”景象。他

这来自北国，带着冰寒寻求温暖的青年，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不可理解：这就是祖国？

白辛称之为表兄的徐先生在“北大”读书，带他去参加一次聚会，辩论的是“学而实用”的问题，讨论的气氛很激烈。白辛不禁流下辛酸的泪水，越发感到孤单！

这位徐兄来去匆匆很神秘，刚刚与之相处三个月，突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这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轻易地飘然而去！

盛夏季节，白辛不顾酷暑严热，到昆明湖畔的石舫，西郊野地的香山，什刹海两岸的垂柳路旁……日夜不停地奔跑，盼望那“引路人”能从天而降！出于无奈，他只身一人离开北平，奔向祖国内地方向。他从保定、石家庄绕到太原。一路上靠卖苦力、打短工维持生命，凑点盘缠。后因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倒在一个小客栈里，写信恳求他的父亲救急。当他收到父亲的救命钱，才从张家口、承德拐回长春，投奔他父亲经营的铸字局，暂时栖息在那里恢复健康，缓冲这一年多来的精神折磨和痛苦的遭遇。

#### 4

1942年初秋，白辛又振作起来，回到故乡吉林。他四处奔走，集聚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老相识，组织了一个教师业余话剧

团。剧团上演的第一台戏是他自编、自导、自演、自行设计制作的三幕话剧《深渊》。

剧团逐渐走上正规和稳定后，又演出了安犀的著作《野店恩仇记》、《归去来兮》、《血轨》三个独幕剧。

白辛创作的《松花江上》展现在舞台上之后。许多朋友赞叹地说：“在这台戏的演出中，能使人闻到乡土的芳香，非常亲切！仿佛在黑暗狭窄的山谷里，望见一点光亮；在孤寂、悲哀的心田上，重新播下希望的旋律……”

从此，这个沉寂无声的家乡剧坛，在白辛的鼓动下，活跃起来。

一位青年演员曾在日记里写道：“一个黑沉沉的夜晚。我独自一人，信步拐进老俱乐部院内，四周寂静无声，只见东厢房里灯火明亮，映得满院通明。这灯光吸引着我，悄悄往室内窥望……只见小屋围坐着许多人，一位青年站在地中央正在朗读……他身材修长，头发乌黑，长方略扁的脸庞显得清瘦，浓浓的两道眉毛下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炯炯发光，嗓音粗犷，略带沙哑，正读得慷慨，激奋……原来那就是我寻找的白辛！我没加思索地闯进门去，喊出我心里的话：算我一个！”

1943年，整个伪“满洲国”就是人间地狱，人们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苦不堪言，一心盼着抗日联军打回来光复祖国。可是三年、五年、十年过去了，没有听到收复失地的枪声。有人绝望了，有人失踪了，有人逃亡外地不知去向，有人钻进深山



老林隐居埋名，有人认贼作父当走狗洋奴，残害同胞，残暴、狠毒地甘愿做帝国主义的帮凶。一时人鬼杂混，忠奸难辨。

白辛创作的大型话剧《后台》，是他酝酿已久的心声，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他说：“《后台》是面镜子，让我们的同胞，都来照照镜子吧！”

剧本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歌舞班子演出的后台。其中有一个丑角没有名字，大家都称他为“人”。他的丑角节目是在舞台上表演挨嘴巴子，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当剧中老板的养女小金铃，在边歌边舞的演出时，故意从高空跳下来自杀的时候，“人”把她扶放在自己的膝头，于是出现了“人”和金铃的如下对话：

人：我今天挨了九十九个嘴巴，只差一个，就一百了。

金铃：你为什么偏要表演挨耳光呢？

人：打在我的脸上，疼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是不认识时代，是不认识自己！那耳光，打得越狠，打得越响，我的心里才亮堂！

[小金铃昏昏沉沉倚在“人”的怀里……

人：（在朗诵）小金铃啊，小金铃，

我要你闭上眼睛，

我要你沉静下心灵；

追回你失去的歌声，